

「仰槐舊廬」與弘一法師「慈風草堂」題匾

◆ 王爾康

福建省永春縣東熙王姓，是開閩王屬內唐武肅王次都公王審邦派下，於唐末五代乃至宋，避開戰亂，「來宅東熙，高巖窮谷，是我棲遲，載瞻隴畝，耕鑿自怡。」往後，由於人口繁衍，從東熙遷蘇坑、蓬壺、石鼓、湖堀、橫山、達埔、德化，於明代中期遷入縣城北門內。聚族而居，衍成永春縣城望族。據《秋信日祿房家譜》、《桃源東熙王氏族譜》記載，「邦錄移四子縣北門，邦錄為王之子，原係農家子弟，約於明代穆宗隆慶年間，移居縣城北，就近取桃溪卵石，築甬道、廳堂基礎，築建古厝，至今有四百二十多年的歷史，此即始建厝「仰槐舊廬」。

「仰槐舊廬」的主體建築為面闊三間、進深五間、帶雙護厝、硬山頂的木結構廳堂式，面積約二百餘平方米。該厝佔地面積近千平方米，廳堂前為石埕，埕前有圍牆，大門偏西，與並排毗聯的「東熙王氏祠堂」（大門偏東），構成對稱。「祠堂」為全族共有之財產，主體建築亦為三開間、五進深、帶雙護厝、硬山頂建築，面積二百餘平方米，樑柱粗大，中脊有彩繪，廳堂中為寢龕，前部內樑上君子架為卷棚式。木作的枋、瓜柱、雀替、垂柱等的花卉雕刻，富麗可觀，其柱礎為輝綠巖或花崗巖雕就。「東熙王氏祠堂」於明萬曆間大修，「大杉倍之」。主體建築木構部分粗碩、簡潔明快，盡顯明代風格，結構完整，佔地面積約一千餘平方米。王勤苦攻讀，獲取功名，授湖南辰州府溆浦縣知縣，垂範鄉閭。王曾孫王維，曾任晉江縣教諭；玄孫王有源，為乾隆甲子科舉人，任江蘇徐州府睢寧縣正堂。我們兄弟兒時記憶，古厝大門頂匾額「仰槐舊廬」四個厚拙的大字，即王有源所題立的。乾隆甲子年（公元一七四三），距今兩百六十年前，先輩王有源就認定古厝，為傳家之寶，極具價值，故題立匾額「仰槐舊廬」。相傳周代宮廷外植「三槐」，《周禮·秋官·朝士》：「面三槐，三公位焉。」宋王旦父祐在庭院中親植三槐，云：「吾之後世，必有三公者。」時稱「三槐王氏」，後即以「三槐」與王姓有關的典故，仰望相位之文正也。

「仰槐舊廬」廳堂正上方有大匾額「恩澤四表」，右有王有源題立的「文魁」匾，左為咸豐四年四月，六品軍功候選千總王經邦所立的「績著總戎」匾額，今僅存此，餘皆毀於歷次浩劫。

從明清兩代，乃至民國時期，古厝的歷史人文狀態、先輩們從文習武的卓著事跡等，均顯示其文化底蘊的深厚。「仰槐舊廬」、「東熙王氏祠堂」等古建築群，極具閩南特色，風格各異，是永春縣城具有歷史、藝術、科學價值不可毀損的文物；又是東熙王氏族人的祖庭，東熙王姓在大陸有三萬多人，在海外及港澳台有七萬多人，咸認祖庭能維繫鄉情族誼，使僑胞返回大陸祭祖有古厝祖宇，認祖歸宗有處所，人文自然景觀能得保留，旅遊資源得到發展，既保住山城特色，也能活躍經濟。

但遺憾的是，唯利是圖的某地方官員操縱下，假商業開發之名，藐視泉州市

文物局的批示，強制拆除了王姓古建築群。

《海峽都市報》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九日，發表了記者調查「仰槐舊廬」、「東熙王氏祠堂」被野蠻拆毀成一片廢墟，同時闡述每座古厝都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價值。《泉州晚報》二〇〇四年五月九日刊載了〈永春桃源路劃入城市紫線〉一文，述及坐落在永春縣城桃源路段的「仰槐舊廬」、「東熙王氏祠堂」、「種德堂」等，均為歷時四百多年的古厝，據稱是永春縣城保存最為完好的古建築，有著鮮明的明代建築風格。其中「仰槐舊廬」還有近代高僧弘一法師題寫的「慈風草堂」匾額。

近現代稱譽鄉里，為家鄉文教事業畢生貢獻的文史學者、人民教師王錦機，一直住在「仰槐舊廬」。王錦機係東熙王氏毅齋公派二十四世裔孫，三代單傳，五歲失怙，母黃氏以女紅微薄收入維持，孤苦零丁，寒燈督課。關於王錦機的事蹟，一九九〇年出版的《永春縣志·人物志》有傳。錦機為學名，初名振梭，字進忠，號夢醒，礪齋為其書齋名。嗜書法金石，少時景慕李叔同，家貧，無緣就讀為受業弟子。弘一法師入永，錦機執弟子禮，為護法居士，成忘年至交。法師演講時，為之翻譯或記錄；且曾於「仰槐舊廬」、「文昌閣」迎接弘一法師。當時永春縣立圖書館設於桃源路的「文昌閣」是清同治年間的古建築，王任館長，請求弘一法師，題寫館名，此為全國縣級圖書館唯一的殊榮。該匾現存永春縣博物館。

弘一法師入永後，宿城東迎暉門外桃源殿，當時永春縣佛教會及慈兒院設於此。一九三九年（己卯）四月十六日法師第一次演講「佛教之簡易修持法」，鄭翹松主持，王錦機翻譯為閩南話，童子李芳遠記錄，經弘一法師潤色，鄭翹松寫〈序一〉，王錦機寫〈序二〉，當年出版單行本，印行五千冊，封面為王錦機題署。時值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階段，〈序二〉將弘一法師的演講結合形勢，作了精當的闡發：

吾國自光復以來，歷念餘年之艱辛奮鬥始告統一，而猝遭暴日侵略，極生民未有之慘劫。法師為吾民族之哲流，且為眾生中之先覺者，何未一言及之？不如佛以普渡眾生為心，佛法之中即該世法。有如深信因果，則知吾漢族立國數千年以來，未嘗以無人道之行加諸異族，而暴日乃以加我。造因在彼，食報亦必在彼！吾國不特無覆亡之慮，且必因此益加鞏固。其次發菩提心，則吾國民嚮號睡獅，不知自覺自救，今則為吾全民族生存而戰，為全世界民族之和平信義而戰。自覺覺他，自救救他，但能不屈不撓，一致團結，則種菩提因者寧患無證菩提果之一日哉？……今日吾人為正義衛國而戰，則生固無忤於人天，既死亦爭光於日月。彼為侵略殘民而戰，與為叛國偷生而存者無論，生為人類所不齒，即死亦歷劫而難復矣。法師所開示，蓋有超乎世法而非世法所能該者。

此單行本廣為流布，法師亦以此奉贈來訪者及諸善信。泉州市大開元寺佛教博物館弘一大師紀念室、天津市大悲禪院弘一大師紀念室均有展出。天津所示展

品，乃劉質平教授之哲嗣雪陽先生所奉。筆者所存係高文顯居士之愛女香港芬陀同志賜贈，足見其流傳之廣。

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，弘一法師入永春蓬壺普濟寺，居頂院，閉方便關，專心治律，著述甚豐，為弘一法師律學研究碩果累累時期。王錦機偕文教界人士時時入山問道，適逢庚辰（一九四〇年）農曆七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薩聖誕，弘一法師演講《普勸淨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》，夢惺居士記錄，輯入福建人民出版社《弘一大師全集·七》。

當時入山問道親近弘一法師的人士甚多，因何與夢惺居士默契最深？弘一法師致勝進（高文顯）居士信中，多次讚譽永春孝廉鄭翹松為「名儒」，「鄭君博聞強記，尤長於史學，當代之名儒也。」王錦機拜鄭老先生為師，學古文詩詞，鄭在王居士《萊園文稿·敘》中寫道：「王子夢生，幼而孤露，期力學以慰母慈。」王五歲而孤，事母至孝，此為共性。弘一法師臥病普濟寺時曾書：「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，孝也；立身行道以顯之，大孝也；勸以念佛法門俾得生淨土，大孝之大孝也。」款曰：「夢醒居士善事節母，為書明蓮池大師警訓以勗勵焉。」

居士奉上《萊園文稿》請求弘一法師開示，法師在該文稿扉頁上手書代序詩偈：「文以載道，豈唯辭華。內蘊真實，卓然名家。居士孝母，騰譽鄉里。文章藝術，是其餘技。士應文藝以人傳，不應人以文藝傳。至哉斯言，居士有焉。」下署「庚辰秋仲晚晴老人」；蓋陰文小章「弘一」。關於為文與為人之關係的觀點，弘一法師多次闡發過，這又一次以詩偈形式加以表述。愛好相近，治篆習書套數略同，這也是共性。王居士曾奉篆刻印譜向法師求教，法師多所鼓勵，並題簽《夢醒印譜》；法師於中華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三月二十八日，在南普陀佛教養正院演講「最後一言——談寫字的方法」（高文顯筆記，刊於《南洋佛教》一二七期），說道：「我對於發心學字的方法，總是勸他們先由篆字學起。除了寫篆字之外，還有大楷、中楷、小楷，這幾樣都應當寫。篆書、隸書乃至行書都要寫，樣樣都要寫，樣樣都要學才好。一切碑帖也都要讀，至少要瀏覽一下才可以。照以上方法學了一個時期以後，才可專寫一種或專寫一體，這是由博而約的方法。」王居士習書方法也是由博返約的，依漢字演變規律，各體字都下過功夫。

為文、習書的關鍵在於為人，也是二人默契最深的根本原因。王居士畢生崇敬法師的為人，仰慕其人格，效法法師的精神，言傳身教，影響子女及受業門生。法師亦非常疼愛這晚受的弟子，成忘年至交。居士所住之古厝「仰槐舊廬」祿房住所「慈風草堂」，請求法師題匾，欣然應允。該墨寶長一三五公分，寬三五公分，寫在上好的宣紙上，自右至左書寫四個大字，每字十五公分見方，橫幅右上方用長方形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鈐章，左落款：「夢醒居士朗鑒：龍集壽星秋仲南山律苑勝髻，時年六十又一。」下鈐陰文正方形章，長寬二公分，刻「名字性空」四字。「勝髻」是弘一法師常用的名號。

《東南快報》記者邵芳卿先生在報導時，從中國書法網站上調出弘一法師六十歲時的作品：「大慈念一切，慧光照十方」（五言對聯），將「慈」字加以比較，說道：「書風、形體、筆法幾近相同，且閑章也是『南無阿彌陀佛』。由此判斷，

該作品應屬真跡無疑。整幅作品體現出『弘體』書法特有的靜穆、平和、高潔的境界。」

題匾的時間當在王居士易號之前。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，弘一法師致臥雲（鄭翹松號）、師覺、夢醒居士函後〈附白〉寫道：「夢醒居士前云，愈新立名字，竊謂以夢惺為佳。惺，悟也，不昧也。似較夢生、夢醒為勝。希裁酌之。」這封信署為八月二十日，信中說：「南安之行，猶未確定，當來諸事，難可預擬，猶如落葉，一任業風飄泊可耳。」林奉若《弘一律師移錫靈應寺》云：「一公因靈應寺五次懇請，前往弘法。於農曆十月初九日，出游行化。」南安靈應寺多次請求大師前往說法，八月二十日猶未確定。「慈風草堂」墨寶當題於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以前，是年庚辰，法師六十一歲，為晚年作品。品其味，法師懸肘輕筆緩書，就章法而言，可謂爐火純青。法師以藝術上「統一、變化、整齊」三原則來闡述章法，以批評一幅字的好壞；以「是字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來闡述最高境界，「因為世間上無論哪一種藝術，都是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的。即以寫字來說，也是要非思量分別，才可以寫得好的；同時要離開思量分別才可以鑑賞藝術，才能達到藝術上的最上乘境界。」「慈風草堂」題匾，每個大字以及落款小字都有變化，然而整齊統一在橫幅中，高超地體現「朽人之字所示者：平淡、恬靜、沖逸之致也。」（弘一大師與馬冬涵書）真是絕妙神品！

二〇〇三年十月中旬，筆者回永春母校，作高中畢業半世紀團聚，時聞縣城可能拆遷，乃於「仰槐舊廬」先嚴夢惺居士臥室檢閱，驚見「慈風草堂」題匾之書卷。歷盡浩劫，本以為無存矣，居然不可思議的發現。十一月間向縣、市、省領導請求保留「仰槐舊廬」的報告中表白：「『仰槐舊廬』夢惺居士之居室，將闢為國內（大陸）第一所民間的（寺廟、公辦的除外）『弘一大師紀念室』，供人們瞻仰。永春縣可以沿大師足跡建成：『桃源殿』||『環翠亭』||『普濟寺頂院』的文化旅遊線路，聯絡港澳台、海外僑胞，遍佈國內以及世界各國的『弘一學』學者及景仰者，提高文化品味，其深遠影響，亦非同一般。」

然而，良好的願望，永春縣桃城鎮的地方官員，置若罔聞！

最後想用台灣友人與青年學者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：由衷地希望（弘一大師）這樣的慈風能輕拂，喚醒所有人的慈心與悲心啊！v